

The Sophistic Movement

智者运动

G. B. 柯费尔德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智者运动

G. B. 柯费尔德 著
刘开会 徐名驹 译
刘开会 张 琴 校

兰州大学出版社

G. B. KERFERD
The sophistic mov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译出

智者运动

G. B. 柯费尔德 著
刘开会 徐名驹 译
刘开会 张 琴 校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216 号 电话: 8617156 邮政编码 730000

兰州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72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ISBN7-311-00933-2/B·32 定价: 8.00 元

序 言

这本关于智者运动的书是多年研究、思索、教学、论证的结果，始成于1978年。我并不打算对每个智者及他们的学说作广泛的论述——这需要更大的篇幅和更周密的技术处理。我只试图对作为整体的智者运动的本质作一个全面的再解释和再评价，相信这是一件比较急迫的事。这些年来，我对许多人都应予以感谢，但近期应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和工作人员，尤其是克尔刻（G. S. Kirk）教授，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可能无法出版，至少不会达到目前这样。本书表述的观点当然应该由我本人负责，如果认为其中某些观点是不能接受的，那么除我之外没有人要对此承担责任。

经常引用的书目和文章详见于书目提要，和智者运动有关的残篇的标准文集是经过克兰兹（Kranz）修订的戴勒斯（Diels）本（简称DK），详见于书目提要。其中作者们的文本分为两部分，标为A和B，第一部分包括后来的作者们对被讨论的智者或思想家生平、著作及学说的叙述，第二部分根据编者的意见，收集了他们所引用的原著段落。如属于普罗塔哥拉第四条残篇便标为DK80B4。对著作确实保存下来的值得注意的古代作者，引用时对该著作名称采用了标准缩写，希望这些缩写不会给读者带来什么困难。

G. B. 柯费尔德

1980年10月于曼彻斯特大学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关于智者运动的解释史	(4)
第三章 智者：一种社会现象	(16)
第四章 智者一词的含意	(26)
第五章 主要智者	(46)
第六章 辩证法、反证法和雄辩术	(67)
第七章 语言理论	(77)
第八章 文学和修辞学领域的逻辑思想	(88)

第九章 智者的相对主义	(94)
第十章 法与天性之争	(125)
第十一章 美德可教么	(147)
第十二章 社会理论	(156)
第十三章 宗教与神	(183)
第十四章 结束语	(194)
书目提要	(198)
索 引	(202)

第一章

导 言

谁要想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智者运动有一个确切了解，那他就会遇到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障碍。首先，任何智者的著作都未能保留下来，我们不得不依靠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断和对他们学说的经常是模糊的、不可靠的摘要。其次，更糟的是，我们的大部分材料都得依赖柏拉图对他们深有敌意的论述，他以全部文学天赋的力量进行评述，同时用一种不乏压倒之势的哲学冲击力迫使人接受其论述。两种力量结合的后果简直是灾难性的：它使人形成一种公认的看法，那就是，智者们在思想史上到底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还得打个问号。人们常说，他们的主要作用只在于他们首先引起了苏格拉底的责难，然后是柏拉图。在争论的所有实质性问题上，人们判定柏拉图是对的而智者们是错的。即使在把柏拉图看得象一个反动权威的人眼里也觉得柏拉图发生了剧变，他们对智者的态度依然如故。他们一方面指责前苏格拉底派，一方面指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种指责使他们在半生的时间里失魂落魄。

这种结果是自相矛盾的。从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前400年这段时期在许多方面都是雅典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这是一个社会和政治上深刻转变的时期，也是学术和艺术活动繁荣的时期。传统生活模式和经验模式正在瓦解，新的模式正在确立。老一辈的信念和价值观受到攻击。智者运动对所有这些都作了表述。可想而知，生活在当今时代是幸运的，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优越的位置

上，可以理解在当时情况下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可能的话，还可以进行调查，并且根据自己的学识断定，什么事情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智者在教学中概括和讨论的问题的现代性(modernnity)是的确令人吃惊的，下面罗列的东西就可以说明这一点。首先，知识理论和知觉的哲学问题，即在什么程度上感性知觉被认为是不可信和不可救药的；如果是不可靠的，结果将会怎样。真理的实质，尤其是现象之物和真实之物的关系，语言、思想与实在的关系。其次，知识的社会学，它突出了探索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自以为了解的许多东西，都是以社会的，确切地说，以种族为条件的。特别是所谓的“反原始主义”，即反对遥远的过去许多事情比现在好得多并相信进步和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观点，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真正历史地了解人类文化。关于神的知识问题，神可能只存在于人们的心中，甚至是符合社会需要的人类创造。社会生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民主问题隐含着，至少在某些方面，所有的人是或应该是一律平等的学说。什么是正义？个人对别人强加于他的价值观应报什么态度？尤其是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这个社会要求服从法律和国家。惩罚的问题。教育的本质、目的和教师的作用。美德可教学说破坏性的隐义——这种以不再流行的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育可能改变人在社会中的固有地位。这反过来又以尖锐的形式提出了教什么、由谁来教和教给谁的问题。这一切对年轻人的影响要大于年老的。总而言之，以上所述可以归结为两个主题——需要接受价值观及其它方面的相对主义又不能把一切归结为主观主义，和相信总体上人类生活和世界没有一处可以不受理智的影响。这两个主题贯穿在全部推理的论证中。

这是一个长长的罗例，人们不免会觉得它描述了某种象是从早期的、传统的世界图景到一个具有我们的问题、在理智上是我

们的世界的真实过程。然而试图沿着这条思路去解释智者的工作迄今为止还很难说已经开始。本书下面叙述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个开端。在沿着这种思路进行实际说明以前，我以为，先用不多的篇幅谈一谈两个准备性的题目是有益的。首先是过去对智者运动的评价问题，这是弄清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人们低估这场运动意义的关键，其次是产生智者活动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二章

关于智者运动的解释史

柏拉图对智者的敌意是明显的而且一直是公认的。但他对智者所说的那些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却始终没有得到精确的描述。柏拉图对话集中有两处所谓精辟论断：在《高尔吉亚篇》462b3—465e6里，他把人的活动分成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属于真正的科学活动，称之为 *technai*（技艺），其目的或任务是在每一有关领域获得最高成就，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各样的经验活动。这些活动因为不是建立在理性原则上，又不能作出说明，因而是科学的。这些活动以煽动人的欲望和希望为手段，目的与其说是获得成就，不如说是使人愉悦。它们是对真正技艺的虚假摹仿。柏拉图把关于行为规范^①的论述包括在关注人类灵魂的范围之内，并把它视作真正的技艺。然而，与之相应的活动却是虚伪的，这是指叫作智者的（诡辩的）那种经验的追求。

在《智者篇》里，分析更加深入，而敌视态度则有增无减。他给智者下了至少七个不同的定义，也许有一个例外，其余都是贬损性的，下面我们就依次谈谈这些定义。柏拉图究竟对这些定义是否全部满意一直是有争议的，但我认为，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他至少把每个定义看作反映了智者运动的一个特定方面。这些定义是：1、富有青年的雇佣猎手。2、贩卖“德行”的人。由于贩卖的德行不是他自己的，因此又可称为知识商人。3、少量地零

① *Nomothetike* 通常译成“法定的”，但这里的意思要宽泛得多——原注。

售知识的人。4、把自己虚构的知识商品出售给顾客的人。从另一个角度看，5、智者是一种持有相反论点，被称为雄辩，为的是在对与错的争论中谋取钱财的人（雄辩这个重要术语在第六章中还要进一步讨论）。6、当时，雄辩术（Sophistry）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类型就是进行某种语言审查，称为反驳论证（Elenchis），其作用在于祛除盲目的对于智慧的自负以净化灵魂。柏拉图在这里的用意刚好相反，但当他把这种本质上的否定功能冠之以“贵族家庭的智慧”时，他确实把它看作是智者活动的某种称出乎意料的结果，似乎是为了把它同智者活动的其他方面区别开来。最后，经过很长时间的啰嗦，在该对话的结尾他又说到，7、智者是哲学的伪造者，无知地根据现象和意见构造矛盾，而不是根据现实。

以后回过头来讨论柏拉图所说的雄辩、反驳论证和构造矛盾的技巧是必要的。不过，很清楚，正如在其它对话中类似的陈述一样，《智者篇》中的非难是直接了当的。^①当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也说了同样的话时——他说道，诡辩术是表面的而不是真正的智慧，诡辩家就是以表面的而不是真正的智慧赚钱的人（Sophistici

Elenchi 165a22—23, and Metaphysics T. 1004b25ff）——在此后两千年里，这一直是对智者的标准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什么事情使得智者们的名声变得更糟了的话，那就是他们成了道德式的和基督教式的解释历史的活靶子。他们被看作“洋洋得意”的骗子，为个人收入而引诱和欺骗富有的青年，潜移默化地败坏雅典的公共和私人道德，鼓励学生们无耻地实现野心和贪欲。他们甚至被断定成功地败坏了雅典的一切德性，以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数年可悲地堕落了，邪恶了，这种情形同米底阿德

^① 一些19世纪的学者善意地表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对某些智者持较为欣赏的态度，但这种观点没有被普遍接受——原注。

(Miltiades) 和阿里斯底德 (Aristeides) 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①

雅典人堕落的断言引发了一个较大的题目，这里提一下历史学家格罗特的看法就够了，他宣称雅典人的人格在公元前 480 年到公元前 405 年期间并没有真正堕落。但智者们教学的实质却是本书中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后面还要进行充分论证。关于这个问题，在提到 19 世纪的再评价以前，重复一下在此之前对智者公认的一个进一步的特征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已经成了一种经典式的描述：

对智者过去的看法是这样的：他们是公元前 5 世纪出现在雅典的一伙江湖骗子，利用公众的轻信挣得大量钱财；以教德行为名，实则教人以一种虚伪的演说术，同时鼓吹不道德的实用观点。他们在雅典的地位就象希腊的普莱塔尼阿姆（公民大会的中心位置）一样，苏格拉底在那儿遇见了他们，并把他们击败了。苏格拉底暴露了他们修辞学的空洞性，把他们的诡辩和盘端了出来，针对他们似是而非的恶毒诡辩，成功地捍卫了健全的伦理原则。这样，在他们昙花一现的成功之后，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轻蔑，乃至连他们的名字也被后代打入了另册。^②

从以上叙述看，指责实际上包括两方面：一是智者们并非严肃的思想家，在哲学史上没有地位，二是他们的学说是极其不道德的。19 世纪上半叶，随着新历史观的发展，这两种看法都必须重新考虑。虽然两方面的指责是相互关联的，为方便起见，我们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分别进行评论。

首先，关于智者运动在哲学史中的地位问题。希腊哲学研究

① 格罗特：《希腊史》1883 年伦敦新版，第八卷第 156 页。这无疑不是格罗特本人的观点。

② 亨利·塞德维克：《智者派》《哲学杂志》（1872 年）第 4 期第 289 页。

的历史从近代直到如今一直受着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①中对智者态度的深刻影响。黑格尔的确恢复了智者们在希腊哲学史上的不可或缺的地位，然而在其后一百多年里，他的后继者在这个基础上所继续做的，只是部分地改变了对智者运动根深蒂固的敌视看法而已。

黑格尔把哲学史看作绝对精神不断发展的历史。绝对精神的思维运动遵循着一个对一切思想都莫不如此的普遍模式：它从确立一个正题开始，然后被其反题否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便产生一个正题与反题的合题，随着综合过程的延续便形成了一个命题的生动的圆圈，直到原来起点中的潜在的东西都被明确地建立起来。黑格尔把这种思想运动称为辩证法，它并且是通过否定前进的，因为正题、反题、合题，每一步都否定先前的一步。之所以是这样，因为每一步本身都部分是真理，部分是谬误。

黑格尔用这个模式把希腊哲学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泰勒斯起到亚里士多德；第二个时期包括希腊化时代或“罗马世界的希腊哲学”（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论）；第三个时期包括新柏拉图主义。在头一个时期，黑格尔又进一步区分了三个阶段，或者说，作了三种划分。即1、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萨哥拉；2、智者派、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派；3、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把这种再划分的第一阶段说成是思想首先建立在感性确定性之上。用非黑格尔语言来说，这种确定性被认为只是客观的，只是陈述我们知觉和研究的世界的科学事实。所以泰勒斯和别的伊奥尼亚哲学家以自然确定性的形式把握了其中的普遍思想（Universal Thought），诸如水和气。他们猜测，我们这个物质

① 该书1833—1836年间首次以柏林以德文出版，这是在他1831年死后，他的学生们根据他死前20多年的课堂笔记整理而成的。该书英译本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原注。

的宇宙就是由它们构成的。再划分的第二阶段是由那些通过怀疑主义的批判最终否定了这种观点的人组成的，他们以主观性原则为反题取代了先前的观点。根据这一原则，他们认为思想和知觉主体本身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知觉。正题与反题的冲突合乎逻辑地导致了合题的出现，在黑格尔看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体系就相当于合题，因而构成了第一时期再划分的第三阶段。对我们来说，这一切的重要之处在于，黑格尔把智者重新纳入到哲学史中并把他们当成主观主义者看待。在黑格尔看来，他们的主观主义是思想自我决定进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而哲学史就是思想自我决定的历史。尽管带有否定特征，它仍然是一个必要阶段，因为否定是绝对精神运动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过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前30年，这个唯心主义者的哲学传统继续支配着希腊哲学研究者的头脑，结果是智者即主观主义者的观点被广泛接受。这非但不能重新树立智者作为哲学家的声誉，结果却适得其反。它似乎肯定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敌视性态度：真理和现实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同真理和现实背道而驰，不仅不是哲学家，而且是哲学的敌人；而智者就成了这种人。看来，对智者们的传统看法就这样被含糊糊地肯定了。在这方面，人们在道德领域比在任何地方体验都深。对很多人来说，宣称对和错是主观决定的，似乎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切道德价值的有效性。

乔治·格罗特著名的《希腊史》的第六十七章^①标志着对智者的评价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格罗特是一个激进派和自由思想家，并介入了边沁和詹姆斯·穆勒功利主义者的圈子。他曾当过一个时期的众议员，而且从一开始就支持在格瓦大街（Gower Street）建立新的伦敦大学的运动，即后来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① 第一版于1846—1856年在伦敦出版——原注。

College, London)。作为一个改革者和功利主者，他十分重视对旧传统影响的攻击，他致力于对智者的再评价不是偶然的。他把他们看作理性发展的斗士，拒绝对他们著作的传统评价中的苛刻部分。他特别强调，无论如何，他们不是一个宗派或一种学派，而是一种职业，没有共同的学说。因此，假如某个智者推行的主张是值得商榷的，也不能因而责难整个智者运动。其次，谈到所谓的不道德的说教问题，就连柏拉图也没以此为借口去责难普罗塔哥拉、普罗提克、希比亚斯和高尔吉亚这些主要智者。格罗特不相信柏拉图在《理想国》和《高尔吉亚篇》中所说的，特拉希马库或加里克勒曾公开传授过反社会的正义理论。即使确有其事，由此推及其他智者也都从事类似活动那也是错误的。格罗特基本上把智者看作代表那个时代普遍观点的教师。

格罗特的辩护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他的主要观点最终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智者们腐蚀性的教育毒化和败坏了雅典人道德品格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他基本上没有给智者在学术上平反。的确，他否定了那些智者风格的人拥有区别于他人的共同的学说、原理和方法，目的是使别人难以把智者作为一个阶层来攻击，但这么做也同样难以为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来辩护。

在此之后，爱德华·蔡勒那本颇有影响的《希腊哲学史》^①另辟蹊径。在批判黑格尔许多观点的同时，蔡勒还是采纳了他的基本模式。他接受了希腊哲学内在的生成发展观，他的著作的标题 *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发展中的希腊哲学》）就可以反映这一点。他把智者包括在其中，而且，与格罗特和许多追随格罗特观点的人不同，他宣称，虽

^① 该书于1844—1852年首次在图宾根以德文出版三卷本，以后诸版不断扩充，直到第五版，随后，尼斯特又出版了第六版（莱比锡1920）——原注。

然每个智者之间有所不同，但他们在总体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们都看作体现了同样的教育原则。他令人信服地反对在某些基本方面把智者划分或区别为较早的和较晚的类型，或者分成不同的学派，而力图把这场运动作为整体来对待。他的做法与黑格尔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从消极方面看，他们通过把事情弄得不确定，从根本上摧毁了一切科学的努力，他们雄辩的最终结果是使辩论者迷惑，他们的修辞术主要涉及现象，既可以为真理辩护，也可以为错误辩护。科学知识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价值的，他们的道德原则是危险的。但从积极方面看，主观性原则的哲学价值现在被肯定了，而且是头一次被肯定了。先前的时代局限于思考实际行为与既存的道德和宗教传统的关系，以及用当时的科学思考自然。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不够的。人对现实和类似上面谈到的东西失去了敬意，他不愿把任何未经自己证明的东西当作真的来接受，而只愿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但在蔡勒看来，这种做法也不全面，不是用伦理学体系去补充物理学，而是将其完全抛弃；不是去寻求科学的方法，而是否定了知识的可能性。道德方面也与此相似，不是在道德行为及关系的本质方面寻求责任的内在根据，而是满足于一种否定的结果：现存的法律无效了。

这种结果对蔡勒来说未免肤浅和片面，就其后果而言，也是不科学的和危险的。但是，这种片面性不可避免，而且在哲学史上也有它自己的地位。正如没有启蒙时代德国就几乎不可能有康德一样，没有智者，希腊就几乎不可能有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哲学。这是蔡勒在 1892 年作出的评价。^① 1920 年的第六版收入了

^① 见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Leipzig 12, 第五版, 1147—1164 页 = 12, 第六版, 1423—1439 页——原注。

威廉·尼斯特(Wilhelm Nestle)的一个附加的评论^①，该评论同蔡勒的观点相同，只是在一个问题上有所倒退：智者不同于哲学家(不够资格)，而不仅是不同于早期哲学家。在对象上不同，他们关心的是(人，尤其是社会的人，不是自然科学)；在方法上不同，他们的方法是经验的并以经验为基础，而不是推论的并以假定的第一原理或物理世界的最初开端为基础；目的不同，他们关心用于实际目的的主观知识，以便控制人和控制生活；与此相反，哲学家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可是，尽管尼斯特把智者和哲学家作了对比，他却如此强调他们之间的最终联系，^②结果还是把他们当成了某种类型的哲学家看待。实际上，他正做着他的前辈所做过的事，即把哲学家这个术语限定在某种(业已承认的)哲学家上。现在通常^③把为智者辩护的人分成两组，一组从格罗特开始，给智者贴上了“启蒙时代的实证主义者”标签。另一组是黑格尔主义者，尼斯特和蔡勒都属于第二组。

试图把本世纪的作者也分为两组是危险的，因为几乎所有作者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尽可能地希望把两组的观点结合起来。不过可以看出，同情心仍然占主导地位。实证主义者把精力主要集中在智者派是什么以及他们干了些什么方面，而不是他们想了些什么方面。他们的看法是，智者主要被修辞学的教育理想(the educational ideal of rhetoric)所激励；他们是希腊百科全书派式的人物或启蒙者；他们尤其是政治价值观(坦率些讲在政治上如何成功)、或德行观、或在生活的一切方面获得成功的教师。就把人 and 人的价值放在对世界解释的中心位置而言，也可以说他们是人道

① 同上书，I2，第六版，1291—1296页——原注。

② 见 Vom Mythos zum Logos 一书，斯图嘉特1940年版的论述，及1942年第二版250—252页——原注。

③ 见 K·Joel 的 Geschichte der antiken Philosophie 一书，图宾根1921版，第674页——原注。